

刘向《列女传》的版本问题

张 涛

《列女传》最早著录于刘向《七略别录》（辑本，下同）和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《列女传》成书前，刘向先辑录了许多妇女传记资料，再选取其中最得意者，加以编述，又对照各本，进行讎校，最后“种类相从为七篇”，上奏朝廷，成为定本。

关于《列女传》的篇数，《七略别录》和《汉书》本传一说七篇，一说八篇，略有歧异。笔者认为，刘向编撰《列女传》时，图既画于屏风，便不会以篇称之，故本传所言八篇，即传七篇、颂一篇，较为合理。《七略别录》所言七篇仅指传而言，未包括颂。东汉中期以降，《列女传》篇卷结构出现了重大变化。从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的著录来看，东汉中期到北宋初期，《列女传》十五卷本已经流行，原八卷本渐佚。北宋嘉祐年间，集贤校理苏颂对通行本《列女传》颂义、篇次重新整理，复定为八篇，与十五卷本并藏馆阁。此后，长乐人王回再加整理，“并录其目，而以颂证之”，将全书“删为八篇，号《古列女传》”，“有母仪、贤明、仁智、贞慎（今本作顺）、节义、辩通、孽嬖等篇，而各颂其义，图其状，总为卒篇。”属后人掺入的二十传，“自周郊妇至东汉梁嫫等，以时次之”，号《续列女传》。^①南宋嘉定年间，武夷人蔡驥（孔良）在苏、王定本的基础上整理刊刻《列女传》，颂义大序列于目录前，小序七篇散见目录中间，颂见各人传后，题《古列女传》七卷、《续列女传》一卷，或通题八卷。今

所见各本皆由此而来。北宋时仍藏馆阁的班昭注十五卷本，不知佚于何时。

关于《列女传》篇卷变化的主要原因，清周中孚《郑堂读书记》说：“是编为内训所须，非寻常传记可比，古之相传本无阙佚，其卷数之异同，当颂义及注分合之故尔。”此话颇为精当，很有见地。

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《列女传》各本，都是在蔡骥之后刊刻的。

一、南宋建安余氏勤有堂本（《文选楼丛书》影刻本）

据清人记述，传世《列女传》刻本以南宋建安余氏勤有堂本最古。江藩在为影刻此本的《文选楼丛书》本写的跋中说：“余氏名仁仲，曾刊注疏，何义门学士所谓万卷堂本也。卷末有‘余靖庵模刊’款，靖庵岂仁仲之号与？”叶德辉《书林清话》却说勤有堂“为余志安刊书之记，其刻《列女传》之靖庵亦题勤有堂，则或为志安别号也。”

明末清初，钱谦益（牧斋）藏有两余氏本，“一得于吴门老儒钱功甫，一则乱后入燕，得于南城废殿中，皆仅免于劫灰，此则内殿本也”。钱谦益说：“功甫尝指示予，图画虽草略，尚顾恺之遗制，苏子容尝见旧本于江南人家，其为古佩服，而各题其颂像侧，今此画佩服古朴，坐皆尚右。儒者生百世之下，得见古人形容仪法，非偶然者。吾子其宝重之。余心识功甫之言不敢忘。”②

钱谦益绛云楼失火后，其残存藏书归族人钱曾（遵王）。内殿本《列女传》也转入曾手。《读书敏求记》著录“《古列女传》七卷，《续列女传》一卷”，还写道：“今此本始于有虞二妃，至赵悼后，号《古列女传》。周郊妇至东汉梁嫫等，以时次之，别为一篇，号《续列女传》。颂义大序列于目录前，小序七篇散见目录中，颂见各人传后，而传各有图，卷首标题‘晋大司

马参军顾恺之图画’。……苏子容尝见江南人家旧本，其画为古佩服，各题其颂像侧者，与此恰相符合，定为古本无疑。千载而下，睹此得存古人形容仪法，真奇书也。牧翁乱后入燕，得于南城废殿。卷末一条，云：‘一本永乐二年七月二十五日；苏叔敬买到。’当时采访书籍，必贴进买人氏名，郑重不苟如此。内府珍藏，流落人间，展转得归于予，不胜百六焱回之感。”

钱曾之后，内殿本归入秘阁。《钦定天禄琳琅书目》宋版史部载有此本及钱氏藏印，并指出：“目录后刊建安余氏印，书中或称‘静庵余氏模刻’，或称‘余氏勤有堂刊’，即岳珂《九经三传沿革例》所称建安余氏也。”纂修《四库全书》时即以此为底本。

内殿本后又流入民间，一度藏于吴中（苏州）东城迎驾桥顾氏。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）末，黄丕烈（尧圃）从顾氏处携来此本，见其“装潢精雅，楮墨俱带古香，心甚爱之，缘需值颇昂，仅留阅信宿而取去，简端有牧翁题语，详是书流传始末甚明。”^③不久，此本为元和人顾之逵（抱冲）所得。

钱谦益得于钱功甫的余氏本《列女传》曾藏于黄丕烈手中。黄氏说：乾隆五十八年夏初，余知内殿本《列女传》“已为友人顾抱冲所得，心殊怏怏，既而思牧翁所有二，内殿本虽出，而得于吴门老儒钱功甫者，世未之见，殿本既储于顾氏，钱本必藏度一处。托人往觅，果有一本。继出者但纸色染黑，图画入时，力辩其为贗本，而真本亦踵至矣。真本钱本也，与殿本印更前，故图画字迹较为清晰”，“正所谓白璧无瑕也。至王回、曾巩两序，殿本、钱本俱系抄补，或宋本本无而从别本补足，亦未可知，不足云玷也”。“钱本、殿本非必两歧，殿本或有修补之误，钱本或有描写之病”^④。第二年，黄氏即应周锡瓚（漪塘）之请，以所得钱本校明黄鲁曾刊本。当时钱大昕（竹汀）也见过此本。

《竹汀先生日记抄》载：“晤黄尧圃、周漪塘观宋刻《列女传》

八卷，上层有顾恺之画像，镌刻极工，后有嘉定七年武夷蔡驥孔良跋。七卷之目曰母仪、贤明、仁智、贞顺、节义、辩通、璧孽，末一卷则后人所续也。”黄氏之后，此本不知藏于何处，亦未见著录。幸好黄氏以此本所校黄鲁曾本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，从黄氏校语中仍可窥钱本宋本原貌。它与内殿本宋本的个别差异，正如黄氏所言，皆属后人“描写之病”，如“二”、“大”填写为“三”、“夫”等。

内殿本藏于顾之逵家时，已佚去颂义大序及卷一《鲁师氏母》一传。嘉庆二十五年（1820）转入扬州阮元家，时钱曾所言卷末小白条宛然尚在。道光五年（1825），阮元子阮福按原本行格图画影摹刊行，是为小琅嬛仙馆本，因收入《文选楼丛书》，也称《文选楼丛书》本。阮氏文选楼后来发生火灾，内殿本再也未见，估计已毁于大火。所以要了解此本原貌，只得借助阮氏影刻本。此本目录前有曾巩、王回序，小序列目录中，目录后有蔡驥序。序半页十一行，行二十一字。目行同序行，行十八字。目录后有外方内圆木印记，中刻草书“建安余氏”四字。卷二、卷三后有“静（靖）庵余氏模刻”一行，卷五后有“余氏勤有堂刊”一行，卷八后有黑地白文木记“建安余氏模刊”一行。每页上半图画，下半传文。传文行字大小不一，多者半页十六行，行三十字，少者半页十一行，行二十字。

关于余氏本题为顾恺之（小字虎头）所画图，钱功甫、钱谦益、钱曾、钱大昕都确信不疑。阮元得余氏本后，曾嘱咐阮福说：“此图当分别观之。余尝见唐宋人临顾恺之《列女传》图长卷，其中衣冠人物与此图皆同，若卫灵公所坐之矮屏，漆室女所倚之木柱，皆与顾图中相似而微有所减。其宫室树石如孟母图中书院之类，或有唐宋人所增，然即此尚可见唐宋人古制。至于人物鎧扇之类，亦绝似顾虎头画《洛神赋》图，定为晋人之本无疑。”^⑤江藩也曾讲自己“于宋丈芝山处见赵文敏临恺之《列女传·仁智》

图，如苏子容之言各题颂于像侧，其画像佩服与刻本一一吻合，始悟此图乃顾画之缩本”。^④阮福进一步明确指出：“汉已画列女图于屏，是顾图尚本于汉屏风，睹此犹可见古人形容仪法也。惟是顾图临本之全今不可见，赖有此宋本首尾完具，尚见其全。又考米南宫《画史》云：今士人家收得唐摹顾笔列女图，至刻板作扇皆是三寸余。此本除去传、颂，但度图之高下，与米史所言三寸恰合。然则余氏盖出于北宋摹刻本，北宋出于唐摹顾虎头本而缩低为三寸无疑。……盖汉屏风不可见，而见于顾虎头本，顾虎头本不可全见，而全见于北宋三寸板扇本，北宋本不可见，仅见于此南宋余氏本矣。”^⑤

关于余氏本的装帧形式及影刊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阮福说：“此册旧为蝴蝶装，如今之册页作两翼相合对之形。今摹刻之本乃反折之，如两翼相背，盖以线装为今书之式，不得不与宋人蝴蝶装相反。”但在其他方面，“予本全摹宋式，丝毫不改，是以传、颂中宋时俗写之字如‘孖’、‘国’之类不可枚举，皆不校改，庶存宋本之旧，不失其真”。“此本沿晋、唐而来，其中古槧不误，可证今经史之误”。“此乃最古之本，勿因‘孖’、‘国’等字而反疑不误者为误也”^⑥。

由于余氏原本已佚，而阮刻又“存宋本之旧，不失其真”，商务印书馆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《古列女传》即据《文选楼丛书》本影印。

不过也有人对定余氏本《列女传》为宋板表示怀疑。叶德辉《郅园读书志》说：“建安余氏至元时犹存。观其字体，似元时所刻。”然而叶氏未见过余氏原刻，不可能以纸墨确定时代，再说余氏本字体也没有明显的元本特征，且其中避宋帝之讳处甚多，如“沟”、“贞”、“桓”分别阙笔作“溝”、“貞”、“栢”等。另外叶氏在《书林清话》中虽证明余氏勤有堂至元时犹存，但于其始则又无考。因此，叶氏此说并不能推翻前述诸人的结论。

二、顾氏小读书堆重刊南宋建安余氏勤有堂本

乾隆五十八年初，建安余氏本之内殿本为顾之逵所得，时此本已佚去颂义大序及卷一《鲁师氏母》一传。为广流传，嘉庆元年（1796），顾之逵请从弟广圻（涧蓂）董理，据余氏本重雕印行。因余氏本也存有讹误，广圻作《考证》一卷附后。是为顾氏小读书堆本。此本半页十一行，行十八字。字为仿宋体，美观大方。广圻代从兄写的刻书序说：“余氏本世亦不多有，予购得之，爰重梓焉。凡八卷，悉仍之，不复据目录正其次第，以刘氏元书不可追复故也。余氏本上方有图，首题虎头将军画。然据王回序，则吕缙叔等所见图乃止《母仪》、《贤明》二传，后并无从更得。今此图盖余氏所补绘耳，无容赘为摹刻也。”所以付梓时图画削去未刊。江藩当时就对此提出异议，他说：“此图即好事者为之，亦宋画也。存之为是。”^⑨但书已杀青，不能重雕。后来阮福和近人胡玉缙都曾批评顾氏此举，认为“以图为余氏补绘，似臆为之说”^⑩，“殆未然也”^⑪。尽管这样，顾氏本仍不失为难得的精本，《列女传补注》等都以此作底本。

此本末附《考证》一卷，颇有独到之处。在《考证》后序中，顾广圻说自己负责刊书时，“参验他书，纵核同异，于刘氏义例窃有证明，其传写讹脱亦略为补正，不敢专辄改其故书，兼不欲著于当句之下横隔字句，故别为此《考证》附后”。《考证》中还收入段玉裁疏解数十条。

三、明正德、嘉靖本

明刊《列女传》，据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等载，最早的是正德刊本，但此本缺第七卷及续传，未详是原刻删去，还是流传中佚去。

嘉靖间黄鲁曾刊本是影响比较大的刊本之一。此本半页十二

行，行二十字，白口，上下单边，左右双边。前列嘉靖三十一年（1552）黄鲁曾序，次王回序，次目录，次曾巩目录序，次朱衍序，次蔡驥序。未刊图画。刘书中有以四言撰成的评论各传传主的颂，此本各传颂后有黄氏仿颂写的赞。此本与南宋余氏本有一定出入。卷一的《邹孟轲母》，宋本在《鲁季敬姜》、《楚子发母》之后，而此本却列于其前。再如卷四的《卫宗二顺》颂，余氏本“主妇愆让，请求出舍，终不肯听，礼甚闲暇”几句，此本作“夫人愆辞，请求出舍，终不肯听，礼甚有度”。此本收入《汉唐三传》，故又称《汉唐三传》本。清《崇文书局汇刻书》本《列女传》，即据此本重刊。

四、明万历刊本

明万历间黄嘉育刊本，在《列女传》诸本中非常重要。此本半页十行，行二十字，白口。前列万历三十四年（1606）新都黄嘉育（怀英）序，次王回序，次曾巩目录序，皆以草书写成，次小序。每传前有图。《郎园读书志》说：此本字体有晋人钟、王遗意，图画似出明仇英一派人手笔。书前王回序“各颂其义，图其状，愆（总）为卒篇”云云，明刻除黄鲁曾本外，皆误析“愆”字为“物”、“以”二字，盖“愆”下之“心”，草书似“以”，故刊刻者往往误作二字。近日汪士钟刻衢本《郡斋读书志》引此序误亦同。惟宋余氏本及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引晁志并作“愆”字。故而此本之来历必本于宋槧无疑。二、三十年来，藏书家多重明嘉靖本，其视万历本不啻书帕坊行，岂知万历时固有此佳刻耶？

余氏本目录后有嘉定七年蔡驥序，此本刊之于目录前，并削去年月姓名，未详其故。另外此本也有后人羈入处。卷一的《周室三母》“卒成武王、周公之德”后多出二百二十六字，卷五更增出《上谷魏母》一传。商务印书馆《四部丛刊初编》本即据叶德辉观古堂所藏此本（佚去黄序）影印，但未刊《上谷魏母》一

传（目录中仍存）。《四部丛刊初编书录》称此本“图画人物生动，当出名手，字亦有松雪意”。

比较重要的《列女传》明刊本还有万历间金陵书林唐鲤耀（锦池）文林阁刊本和崇祯太仓张溥（天如）刊本。

五、清《四库全书》本（简称“库本”）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载，《四库全书》中的《列女传》用内府藏本为底本。《总目》在引述《读书敏求记》之语后，指出此内府藏本即钱曾所藏余氏本之内殿本，其“为曾家旧物，题识印记并存，验其版式纸色，确为宋槧，诚希觐之珍笈。惟苏颂等所见江南本在王回删定以前，而此本八篇之数与回本合，《古列女传》、《续列女传》之目亦与回本合，即嘉祐八年回所编之本，曾据以为江南旧本，则稍失之耳。”《总目》说余氏本非江南旧本是正确的，但余氏本的八篇与王回定本并不相合，王回的八篇是指《古列女传》的传七篇、颂一篇，不包括《续列女传》。

库本在以余氏本为底本的同时，参考其他版本而稍加变动。首冠乾隆皇帝御制序，其称“刘向《列女传》，宋嘉定间闽中所刊，图书并列，殆古遗制”，未收王回、曾巩旧序，也未刊图画，但小序、目录、蔡骥序与余氏本的文字完全相同。传颂中个别和余氏本相异之处，如卷一的《弃母姜嫄》“居稷”作“后稷”，《鲁季敬姜》“闾肉”作“闾内”等，与黄嘉育本等明刊本相近。本文所说库本系指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。

六、清三家校注本

王照圆《列女传补注》八卷、《叙录》一卷、《校正》一卷。前有臧庸、马瑞辰序和曾巩、王回旧序及王照圆自序。因《列女传》最早有班昭注（已佚，仅有很少存于旧注和类书中），所以作者谦称已注为补注，意即补班昭之注。注文居每传之后。有嘉庆十七年（1812）郝氏晒书堂刻本（后收入《郝氏遗书》，故又称《郝

氏遗书》本)、民国六年(1917) 潮阳郑氏《龙溪精舍丛书》本(据《遗书》本校刊)。<《校正》一卷收入臧庸、王念孙父子、阮元、马瑞辰、胡承珙、牟彤、王绍兰等人校勘、研究《列女传》的成果。

梁端《列女传校注》八卷。前有汪远孙、梁德绳序及曾巩、王回旧序。校语和注释以双行小字插入句中。有道光十一年(1831) 钱塘汪氏振绮堂刻本和同治十三年(1874) 重印本, 中华书局《四部备要》中的梁端《列女传校注》即据此校刊排印。

萧道管《列女传集解》十卷(包括《补遗》一卷、《附录》一卷)。有光绪间刊本, 收入《石遗室丛书》。

以上三书皆用顾氏小读书堆重刊宋建安余氏本为底本。

民国时期, 还出现过一些《列女传》的石印、铅印本, 此不及详举。

综上所述, 刘向《列女传》以南宋建安余氏勤有堂本刊刻最早, 讹误最少, 内容最足。但此本今已不可见。我们所能见到的是用此本影刻的《文选楼丛书》本和据此本重刊的顾氏小读书堆本。来自另一宋本的明万历黄嘉育本也值得重视, 它说明宋时《列女传》就有至少两个不同的版本。我们如果取《文选楼丛书》本或顾氏小读书堆本为底本, 再校以黄嘉育本、《四库全书》本等, 就能整理出一个比较完善的《列女传》定本。

注:

①王回《古列女传》序。

②钱谦益《牧斋有学集》卷四十六。

③④黄丕烈《尧圃藏书题识》。

⑤⑦⑧⑪阮福《古列女传》跋(《文选楼丛书》本)。

⑥⑨江藩《古列女传》跋(《文选楼丛书》本)。

⑩胡玉缙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》。

作者工作单位: 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